

文艺评论

水光波影照见百态人生

——刘彦章“沙颍河”系列散文印象

雷从俊

沙颍河,是周口的母亲河,也是一条流淌着故事、传承着文脉、鼓荡着希望的传奇之河。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记者、作家,刘彦章长期奔走于河两岸采访报道,挥洒才情,为家乡发展鼓与呼。近期,他将笔墨着意于沙颍河畔临水而生、靠水吃水的族群,陆续推出了《解鹰》《废鹰》《逮鹰》《逮整人部风桥》《血网》等“沙颍河”系列散文。从天上飞的、岸上走的,到水里游的、泥里钻的,文字的矩阵刻画了蔚为大观的“联合军团”,自然万物、生命百态、世风遗存、文化品藻,尽在其中。

最早读彦章老师的文学作品,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。彼时,他发表了一组“怀人”散文,作品质朴、隽永,情深意厚,至今尚有印象。二三十年间,我与他在缘铿一面,却陆续通过各种渠道读到他的作品,有消息、通讯、报告文学等,尤其是四五年前发表的新闻述评《九万里风鹏正举》,令人感奋。此作着眼家乡发展变化,视野宏阔、横贯洪荒,援引客观、夹叙夹议,激扬理性与诗性之美,足见作者识见学养和经世致用的拳拳文心。此番推出的“沙颍河”系列散文,刘彦章一改新闻述评的正大庄严,舞动新闻与文学的双桨,把人们带入水光波影的奇特世界。

作为一种自由度较大的文体,散文可以有多种样貌。而记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,使刘彦章的“沙颍河”系列散文呈现出纪实与抒情相融的风格。他少年时代生活在沙颍河畔,对那里的芸芸众生熟稔,这为他写好笔下的人、事、物打下了良好基础;他工作仍在沙颍河边,多年的采访和田野调查不仅让他脚底板下出了新闻,也为他的散文写作储备了充足的素材。因此,纪实性成了他系列散文显而易见

的艺术特色。文中,渔民生活情景、鱼鹰独特习性、捉整捕鳞过程,都写得真实真切、如见如闻。作品纪实性的彰显,还在于文中诸多独特的惊心动魄的细节描写。如《废鹰》中,作者以大量篇幅描写鱼鹰与大鱼斗智斗勇及生死较量,其中有这样的文字:“每每碰见凶猛大的鱼类,黑子时缓则急,与鱼保持可控的距离,之后突然发力,猛冲到大鱼前头,趁大鱼张口呼吸的刹那,猛地将自己钢铁一样弯曲锋利的鹰钩嘴,刺穿大鱼口吻的薄弱处,之后牵着大鱼走。”再如《逮整鹰》,生动呈现了鱼鹰逮整的瞬间:“头鹰‘阿旺’在水底捉到了一只大老鸨,几个伙伴左右配合,有的用鹰钩嘴叨住整爪子,有的叨住整脖子,有的咬住整裙,大家齐心协力,把这只大老鸨叨出了水面。”诸如此类难得一见的细节,在系列散文中俯拾皆是,有时甚至成了细节的狂舞、情节的狂欢,令人不禁击节叫绝。此种情景描写,除了来自作者精细的采访、细心的观察,势必还有文学的想象。因为有的细节,如鱼鹰与大鱼的较量发生在水里,甚至深水里,连放鹰捕鱼渔民也未必能够看个仔细,遑论作者。但根据渔民的讲述、鱼鹰的身姿和所捕大鱼的伤情,发挥作家的优势做出合理想象,从而赋予散文作品以艺术的真实,当属精心创制,亦是匠心可嘉。系列散文在具纪实性的同时,其抒情性宛若曲中的华彩,也相当地突出、动人。在《蚌王》中,作者写老师傅教徒弟观察黄鳝活动的迹象:“洞口浮出一片青蛙卵大小的黄色鳝卵,但很快,随着洞中水流的吞吐,又被吸入洞里不见了。”行文至此,不无突兀地冒出四个字——“母性之爱”,是端倪惊现的顿悟,是万物有爱的赞叹,更是重音符号般顿挫的抒情。有

时,作者的抒情如河畔的小夜曲:“有人说夜深人静时,能听见渔网簌簌响,像是跟河水说悄悄话。”也有时,这抒情又变成河畔亮嗓、白日放歌:“流传数百年的鱼鹰捕鱼,是沙颍河的魂啊!也是多少老船民、鹰户,以及两岸群众的青春记忆与美好的少年之梦啊!”这些情之所至纵笔写下的文字,如漫长河道的航标和灯盏,让人确信航程有寄,丰富与丰饶自在其中。

就个体而论,“沙颍河”系列散文在语言上特色各具、不一而足。《解鹰》,通篇娓娓道来,亲切自然;《蚌王》及《逮整人部风桥》,时见句式参差,半文不白;《血网》,通感妙用,引喻精当。但就整体来说,这些作品语言呈现出质朴与诗性兼具的特质。有的作品,叙事就像老人“讲古”,就像村民拉家常,自然而然,白而有味。有的作品,方言土语的引用和叙事语言的推进随时转换,还适时援引豫东谚语、行业俗语和村言俚语,如“三天不发市,发市吃三天”,如“麦小满,鳖下蛋”,如“鳖卧一滩,鱼卧一湾”,如“过了九月九,鱼都闭了口”等。这些语言土得掉渣、俗得可爱,起到了营造氛围、带入场景的功用。妙就妙在,系列散文就像一只鸟,既贴地徐行,亦凌空飞翔,它低头啄食时,可看之处无多,当灵羽展开,方见身姿美妙。且看《蚌王》中,在老师傅向徒弟面授机宜后,有一段关于沙颍河夏季风光的诗意呈现:“那排蒲柳婀娜多姿,风摆轻扬;水面的浮萍开着黄色的碎花,散发出淡淡的清香;荇草依偎,随波起舞;岸上青草滴翠,羊儿低头抢食;一群家鸭嘎嘎叫着呼朋引伴,掀起屁股嘎嘎吃虾……”语言节奏和风格的突变,使文章土得雅致、雅得亲切。语言的诗性之美,在《血网》中体

现更为豁亮。文中写渔网,“河边的歪脖子老柳树上,常年晾着渔网,远看像挂了一片云霞”,比喻形象而亲切;写血网,“那股子铁锈(网坠子是生铁铸的)混着猪血的腥气,像把整条河装进了鼻腔”,夸张而不失浪漫;写人物表情,“老人眯眼笑,皱纹里蓄着整条河的春汛”,妥安就是美妙的诗句。这些语言,在使作品主题获得提升的同时,也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。

系列散文中,有传奇人生的描述,有业已进入非遗之列的古老行业的呈现,有鲜为人知的水族习性的记载,有沙颍人独特生存技能的检视。文中,作者有惊叹,有感慨,有揣度,更有悖论与哲思并存的表达。比如,捉整逐利者,对于“患肝病求整血的、产奶催奶的,分文不取”;比如,捕蚌者费尽心机和体力捕得“大货”,到最后却是“师徒二人,犹犹豫豫,但还是把这只蚌王放生了”;比如,鱼鹰捕鱼,因饥饿而奋力,鱼到嘴而不得食,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和悖论。说到人与鹰的关系,更是奇妙,非但“玩鹰的就没吃鹰的”,关键时候反倒出现了“人以鹰贵”的倒挂现象。在作者笔下,鱼鹰不仅是渔民的生产资料,很多时候更是勇士披挂、英雄凯旋,即使“废鹰”也虽败犹荣、虽废犹生。其实,在文中何止鱼鹰,鱼、蚌、鳖,莫不以人格观照。说到底,这里不仅有人生的优劣得失、兴衰荣辱,还有鱼生沉浮、蚌生进退、鳖生出没、鹰生起伏。

在《废鹰》中,刘彦章无限深情地写道:“这些年沙颍河变清了、变宽了、变深了,很多年不见的鱼又回来了,连长江的刀鱼,随着通航都到沙颍河安家了。”环境条件在变,世相人心在变。沙颍河畔的人生百态还在演绎,“沙颍河”系列散文当有续篇。

随笔

在春天,遇见爱

常全欣

不知不觉,2025年的春天悄然远了。这个春天,太昊陵前的香火延续千年仍然拥有旺盛的生命力;沙颍河畔的垂柳,又被春风拂出返青的枝条;老宅屋檐下的燕子如约归来,筑巢、恋爱。一切,如同旧年。

初春的夜里,独坐书房,读到了《浮生六记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沈复,是清朝一位普通的文人,作品《浮生六记》和他一样,命运不济,手稿几近湮没,所幸后人淘得残稿,终于存延了其中四记,留下了一位普通文人布衣蔬食而又自得其乐的生活印记。

沈复穷困漂泊,好在曾有爱情,幸得被林语堂称为“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”——陈芸的陪伴,他的生活才被注入了爱,还有无尽的缠绵。

沈复和陈芸志趣投合,互相尊重,伉俪情深,美美与共。初见,沈复说,“若为儿择妇,非淑姊不娶”。沈复与陈芸缠绵缱绻,对爱妻心存感恩,“来世卿当作男,我为女子相从”。这是今天多少夫妻向往并在努力追求的。

在细雨霏霏的春夜,读到这段爱情故事,感到莫名的温暖。我们的爱,无须大富大贵,日子即使清贫,只要身边的人是你就好。

暮春时节,忙里偷闲,去了向往已久的洛阳龙门。偶见一座极小的佛龛,在庄严肃穆的皇家石窟旁边谨小慎微地存在着。若没有导游引导、介绍,它极易被游人错过,因为在众多的石窟佛龛里,它实在太渺小、太普通了。

隋大业元年(公元605年),隋炀帝杨广力排众议,下令将首都由长安迁往洛阳,在洛河两岸修建东都。于是,数百万民众被招募,征调到洛阳。

一天,一位工人来到伊水河畔,来到了龙门。他看到大大小小的佛龛,石像于崖壁上,星罗棋布。眼前的山,岩体石质优良,从北魏开始,前人就选择在此处开凿石窟。他虔诚地跪拜、祈福,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:为故去的父亲造一处佛龛。

他自己动手,一锤一凿凿出心中的菩萨。佛龛很小,小得不及大佛的一个巴掌,然而佛的力量很大,他在造像日记里写道,愿他建造的佛龛,能够庇佑天下和他一样的人。

他一无地位,二无钱财,唯有一颗大爱之心。我们不知道这位功德主的名字,但他留下的小小佛龛,打动了无

数人的心。

在大西北生活过的我,喜爱塞外的长河落日、大漠孤烟,对敦煌、丝路颇有兴致。春末夏初,寻到一本介绍敦煌的书,看到了唐朝普通读书人的爱——

在敦煌,一位少年郎遇见了心仪的女孩。虽然离得很近,却不能常见面,思念之情不可抑制,便作了一首五言诗,以寄相思。他把这首诗写在了文书的空白处:寸步难相见,同街似隔山。苑(怨)天作河(何)罪,交(教)见不交(教)连(怜)。

“寸步”如同“隔山”,足以体现相见之难。有多少个清晨、多少个黄昏,我分明听到了你的脚步声,却不能见到你!像这样的诗,在敦煌藏经洞里发现的经书上也还有一首:那日兜头见,当初便有心。数度门前过,何曾见一人?

我们无法确定这些诗的作者是谁,但可以推測,他们都是普通读书人,他们用诗记录爱、表达爱。幸运的是,他们的即兴感怀,随手一写,随着经书和文书躲在藏经洞里,跨越千年,进入了后人的视线。

与爱人的相濡以沫、对父母的恩情回报、和恋人的相思成疾,透过一本优美的散记、一处精小的佛龛、几句平庸的诗行,在这个春天,与我相遇。历经沧桑桑田,世事几多变幻,这些已经走入历史深处的普通人的爱,今天读起来,仍有初春般的新鲜味道。

可以在书本里徜徉,也可以走进自然,轻吻阳光。周口大道东侧,许郸小铁路废弃后遗留的几座桥墩,给人一种城市工业遗迹的感觉。在一处桥墩下驻足,隐隐约约发现一句涂鸦:永远在一起。

在铁路桥没有拆除的时候,这里曾是青年男女的表白之地。一个黄昏,男孩女孩牵手漫步,在缤纷的晚霞下,男孩将心底的爱刻在了桥墩上。我无法知晓这句表白出自谁的手、写给谁,而且歪歪扭扭的字体并无美感,但相信,那份爱是炽热的。

在这世上,我们每个人都是爱和被爱者。这些爱,藏在平静的日常里,写在岁月的陪伴中。五月是一年中最适宜表达爱的季节。此刻,春暮夏浅,花褪残红,万物繁茂。还等什么?快给你最爱的人一个拥抱吧,别忘了在对方耳边轻轻地说一句,我爱你。

沙颍月华照流年

沈达顺

1993年,《周口日报》刊发了我的第一首诗《湖恋》:“多少次走近你的身边,深情地把你顾盼。你漾着清丽,涌起浩瀚,把世间的潇洒舞遍。给我的是脉脉的微笑吗?眼前却总是白茫茫的一片。我是你身边的另一棵相思啊,望着你的深邃,风里雨里,苦苦地生长着企盼。”

编辑张保安主任见了我笑侃:“你可不要‘胡恋’啊!”我以笑回应了他的幽默。诗贵含蓄,重意象。《湖恋》虽短,但爱深、恋苦、盼切,意象灵动。那“清丽而深邃的湖”在“企盼”中,始终是“白茫茫的一片”。苦恋的是丽人?是理想?是难酬的凌云壮志?意蕴凄美而深沉。

这一恋不当紧,让我从此恋上了《周口日报》副刊。30多年来,《周口日报》刊发过我的诗、赋、散文、小说和文艺评论,这些作品对我来说,如群星闪烁,迷了我的眼,甜了我的心。每发一篇,我总要反复捧读,那种惬意和幸福在心里得荡漾好几天。书柜里摆满了《周口日报》和“优秀通讯员”证书,加上省市县获奖作品证书,多得搁不下。妻几次说,留它啥用?卖破烂算了!我一听就瞪起眼怒她,你懂啥!

其实这样的痴情坚守,也只有酷爱文学的人能懂。一晃30多年过去了,我人生大半在《周口日报》这块文化沃土上耕耘,苦乐相随、得失相伴,收获的多是精神愉悦和心灵陶冶,失去的却是经济大潮中淘金的机遇和弄潮人的风采,老来

痴守着这些泛黄的报纸和“荣誉”,百感难抑。这就是我一生的财富。如果说我发表在《周口日报》上的文章《官到能贫乃是清》和《想起了白菜碑》,是为为官者清廉自守的箴诫,那么,这些伴我一生的报纸和“荣誉”,就是我甘于清贫的心灵慰藉。

我喜爱静夜思,尤喜明月夜。一有灵感,不写出来就睡不着,难怪妻埋怨我害得她好苦。有天深夜,我写累了出去散步,看到一位教师屋里还亮着灯,就走进去问他怎么还没睡,他说明天的课还没备好。回家,我连夜写了《深夜访师》:“临窗伏案知几秋,雪花悄然飘满头。鸡鸣何慰荆妻怨,又是通宵写不休!”被《周口日报》采用。

《东湖荷赋》《连心亭赋》《苏亭赋》,相继在《周口日报》副刊发表,为我的人生增添了很多高光时刻。我还写了一篇游记《烟雨龙湖芙蓉吟》,为写这篇文章,我“乘着皎洁月光,踏沼泽,披荆棘,登湖渚”,采摘“藤萝葳蕤,兰桂芬芳”“亭亭玉姿,月下销魂”的美景,脚底被尖物扎得鲜血直流。

我爱明月,爱月夜吟思,我的好多诗是在月光里泡出来的。诚然,《周口日报》副刊就是我心里的明月。伴着这月华流年,我的《月忆》《月吟》《龙湖月》《月亮船》《又见苏亭明月生》相继刊发。颖水汤汤,明月皓皓,我贪婪地沐浴着这月光,想就这样一直走下去。



静谧

关秋丽 摄

散文

北地春醒

王鸣鹤

我对春的期盼,是北方冻土下涌动的暗流,是屋檐冰锥滴落的水珠,是白杨树皮下泛起的青翠。南方的春来得温柔,而北方的春,却是与寒冬厮杀后挣出的血性。

作为北方孩子,我熟悉那些看似死寂的征兆——巷道里突然塌陷的冰壳下露出的湿黑泥土,田野里枯黄草丛中孤独生长的各类野菜,渐暖的空气中随春雨滚而来的万钧雷霆。人们仍裹着棉袄疾行,嘴里呼出的白气却已带着暖意。这是春的谍报,是冬天铁幕裂开的细缝。北方的春从来不是温柔的造访者,它是攻城锤,是融雪时分冰锥突然的断裂声,是黄河解冻时震碎冰层的闷雷。

春的暴烈,像极了北方人的性

子。若没有经历三月裹着沙尘的倒春寒、没有见过四月突降的桃花雪,便算不得真正懂得北地的春。它把冻僵的枝丫突然折断,又在断口涂上黏稠的树浆;它让田畴在一夜间变成沼泽,在泥泞里埋好去年未腐烂的麦茬作肥料。这粗砺的生机,需要人们用皴裂的手掌去接。

最动人的是那些隐秘的抵抗:羊信蹲在背风处点燃第一支旱烟,烟丝里混着干艾草驱寒的苦香;小学教室墙根下,总有孩子用树枝拨弄苏醒的蚂蚁;穿着大红袄的媳妇拎着铝壶,往院门口泼热水化开最后一块坚冰。这些细碎动静,比任何花开都更早宣告春讯。

等到真正的暖意降临,北方的春便显出它的慷慨。杨树穗子落满沟

渠,像无数条游动的黄鳝;田野里的麦苗,经了一冬的蛰伏,此刻也舒展开来。农人们弓着腰,在田垄间行走,脸上刻着皱纹,手里的化肥撒下去,像撒下万千丰收的希望。这时的风里带着锋利的甜味,是腐叶与新芽交织的气息,让人想起祖辈传下的老话:“春脖子短,饿死懒汉。”

我偏爱北方春日的黄昏,夕阳把化雪的地面照成琥珀色,未消的积雪堆在墙角像发亮的盐碱。这是四季里最诚实的时刻——冻死的灌木与返青的野草同时裸露在光线下,冬天和春天的疆界在此消融。孩童奔跑溅起的泥点、微风里扑棱着翅膀的鸟儿、解冻的湖面上泛起的点点金波,都是春写给这片土地的情书。

如果你踏足过农村与田野,你会发现村口的木头马扎上,经常坐着些老人。他们静静地晒太阳,眼睛半闭着,似睡非睡。偶尔有蝴蝶飞过,他们也不去捉,只是看着,看着那翅膀一上一下地扇动,忽然就飞远了。我想,他们的春天,大约已经过去了,眼前的春光,不过是借来看看罢了。当春天再一次醒来,他们埋在土地里的岁月与向往,在时间的沉淀下,也跟着勃勃的生机再次闪耀。

北方的春教会人们隐忍与爆发,它用风沙打磨窗棂,用倒春寒考验花骨,最终在某个清晨,让你看见那被积雪压弯的根茎,突然挺直了脊梁。这是北地的春醒,又像我们的生活,永远会有最浪漫、最汹涌的海浪在厚实平静的冰面下涌动。